

特色资源



[返回](#)

汉学家： 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美国, 1801-1861)

研究领域： 以创办《中国丛报》(1832—1851)而著名，这份报纸在鸦片战争(1839—1842)至第一批条约签订之前是中国人获取西方知识的主要来源。



人物介绍：

裨治文(E. C. Bridgman, 1801—1861年)是美国公理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传教士，在华生活了30多年，是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教士，也是美国汉学的开山鼻祖。

裨治文1830年来华，先期抵达广州，当时在广州的教士只有马礼逊一人，遂从其学习汉语。裨治文主要从事组织、教学和翻译工作。1832年创办《中国丛报》(旧译《澳门月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自任总主笔，直到1847年。1844年美国专使顾圣与中国全权代表订立中美《望厦条约》时，裨治文和伯驾任翻译。1847年调往上海。在此期间他与克隆存合作，把圣经译成汉文。除传教外，裨治文还从事上海外国人的公共事务。1857—1859年任上海亚洲文会会长。

1861年，裨治文死于上海。北京贝满女校(Bridgman Academy)最初是他的妻子裨爱利莎(Elizah Bridgman)在他死后于1864年创办的。

学术研究

裨治文1830年到达广州，在华生活了30多年，除了传教，对东方世界的探索和认识是他长期在中国居住的重要原因。清政府的禁教政策，没有使他退缩，反而成了他专心研学中国文字和文学的动力。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名著，对中华文化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为从事汉学研究、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华文明打下基础。作为一名早期汉学

研究专家，他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有其独特之处。这些认识和研究可以从他创办、编辑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活动过程中找到思想渊源。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又称《澳门月报》，或《中华丛报》，以西方读者为对象，以介绍中华传统文化为主要目的，于1832年5月创刊，1851年8月停刊，前后20年，刊出20卷(每月1期，每年1卷)。《中国丛报》是近代西方学者研究汉学的重要资料来源。其创办宗旨正如裨治文在创刊的导言中所说，“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向海外报道中国各方面情况以及她所发生的变化，变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裨治文既担任报刊的主编，又先后在刊物上发表文章350多篇，成为《中国丛报》的主要撰稿人。通过《中国丛报》，裨治文试图让西方世界广泛了解中国各种情况，包括气象、土地、江河流域的出产以及自然资源；了解中国商业的过去和现状；了解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如统治者与百姓、丈夫与妻子等关系。他还在创刊初期具体提出刊物研究的四个方面：①中国自然经济、地理位置的情况；②中国的商业发展情况，特别是中外通商贸易情况；③中国社会发展情况，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法律等；④中国宗教事业的发展状况。

这是裨治文的初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中国丛报》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发生很大变化，版面的多样，栏目的丰富多彩，有关于中国的宗教、儒家文化、道家哲学思想以及中国文学名著、书评、文艺杂谈、地方风土人情、古代与近代中国的名人逸事，甚至名山大川、行政区域划分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对“有关各类问题之研究，多引证中西典籍，态度认真，立论持平。”

《中国丛报》刊登各类文章1378篇，其中有关中国的文章有514篇；作为主编的裨治文试图将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传向西方，使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在马可·波罗、利玛窦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和其他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传教士一样，裨治文30年在华生活的目的，不像西方商人那样单纯地追求金钱，而是认真学习汉文，潜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他对中国社会观察入微、悉心研究，颇有心得。从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从统治阶级的法典到秘密社会的教规；从孔孟之道、儒家学术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下层社会流行的歇后语；从古典名著到民间传说，《中国丛报》都作了大量的介绍和评论，有助于西方世界，特别是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人们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起到了“开文学之路；除两地之坑壑”的作用。

《中国丛报》的创办，推动了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该刊不仅注重中国实际问题研究，同时又以大量篇幅，介绍发表了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散文、古代历史、文字、哲学、艺术和宗教等的文章，介绍中国清朝以前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人物，是近代西方汉学研究又一典型。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丛报》作为欧美政府的口舌和推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不断发表支持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言论，鼓吹用武力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为一些传教士推行文化侵略服务，但同时，《中国丛报》也刊登不少批评鸦片贸易不道德的文章，甚至直接指责英国政府“鸦片贸易的自私、罪恶的目的”，告诫美国商人不要步英国人的后尘。而且《中国丛报》的大量关于中国情况的报道，无论创办者的动机如何，它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传播中华历史文化起着推波助澜和促进国外汉学研究的作用。从裨治文和他在汉学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来看，《中国丛报》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应该得到肯定。

裨治文作为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和研究汉学的专家，他的身份，尤其是他的立场是双重的，这是由鸦片战争前后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他的活动既有传教的一面，又有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一面。从积极意义上看，他“带动了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文化，以致有美国第一位汉学家之称誉。”他和他所创办的《中国丛报》为国外汉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术评价

裨治文是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教士，也是美国汉学研究的开山鼻祖。在早期美国的汉学研究中，裨治文是颇具影响的汉学家，他带动了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文化。他的工作和研究成果，成为现代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政治、历史、宗教、文化的重要材料。

主要学术成果：

- 1、《广州市及其商业介绍》(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and Notice of the Trade at It, 1834)
- 2、大美联邦志略 [普通古籍] / (美国) 裨治文 (Bridgman, E.) 撰, 1897

参考文献

《国际汉学》第九辑 / 任继愈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9
《国外汉学史》 / 何寅，徐光华主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近日来华外国人名辞典》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6
E. 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 Michael C. Lazich. [monograph] . -- Lewiston, N.Y. : E. Mellen Press, c2000.

